

# 转场的消息

王族  
著



NLIC2970818408

在新疆丛书  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家庭(11)日出版

出版(11)日出版

# 转场的消息

王族 著



NLIC2970818408

1-0501-0542-1-8501/021  
100.01 份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转场的消息 / 王族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 
2011.11

(在新疆丛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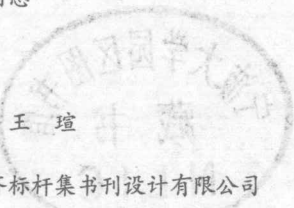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9-1920-1

I. ①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0499 号

## 在新疆丛书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转场的消息           |
| 著 者  | 王 族             |
| 选题策划 | 于文胜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马晓慧             |
| 插 图  | 谷 雨 王 瑄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党 红             |
| 制 作  |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|

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     |
| 地 址  |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|
| 邮 编  | 830000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开 本 |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        | 1/32 |
| 印 张 | 6.25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 字 数 | 9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 版 次 |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       |      |
| 印 次 |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|     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69-1920-1 |      |
| 定 价 | 16.00 元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
眼睛能看到的地方

牛羊和马一定能到达

那是人们世代生存的家

## 目录

皇族出版社：二卷

### 卷一：风吹草低见牛羊

燃烧的牧道 /002

那仁牧场 /012

羊咬羊的故事 /018

羊怎样看人 /022

马鞭子 /028

水和草 /031

寂静的河 /042

两棵树 /049

奔跑的牛 /054

### 卷二：阴山之石

大地的外衣 /064

枯树的生命 /067

阴山之石 /071

目 录 / 001

格那斯长大了 /077  
一只狼跟在一个女人身后 /081  
身体里的太阳 /086  
绝境中的生命 /089

### 卷三：转场的消息

最后一场雨 /098  
转场的消息 /104  
风中的羊 /108  
帐篷被风刮走了 /117  
世界何以丰富 /120  
行走 /125  
听歌 /135  
根比树长 /145  
教包 /150  
马车翻了 /158  
夜遇阿克哈巴河 /164  
男人们都走了 /168  
回到村庄 /174  
低语 /179  
一匹马望着远方 /188



## 燃烧的牧道 I

哈萨克族谚语说，牛羊和马能到达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一个家。这个家就是牧场，它在等待着牧民，或者说，每一个牧民最终都将归宿于这个“家”。

任何一个牧场都少不了水和草，像不可更改的宇宙法则一样，这二者是游牧民族多少年来选择生存地的必要条件。水，可以供人饮用；草，可以供牛羊去啃食。游牧民族把这样的地方称为“牧场”。几千年过去，牧场变成了游牧民族最为坚厚的生命依靠。每年初夏走进牧场，牧民们各自分散，选一个地方将牛羊分开，让它们在山野里去吃草。一年的草已经全部长出，牛羊们开始了又一场盛宴。

为了水和草，多少年来，游牧民族苦苦跋涉，不远千里万里迁徙、转场，最后都一一逐水草而居，在牧场上搭起穹

庐(哈萨克族对帐篷的称呼),繁衍生息。慢慢地,一些牧民定居了下来,牧场变成了村庄,人群变成了部落。

人可以定居,甚至还可以骑着马进入城市,但牛羊的天堂仍在远处,在风吹草低的地方,所以,人们在每年5月,仍要赶着牛羊进入牧场。人们将此时的牧场称为“夏牧场”,到了冬天,有一部分人赶着牛羊回到村子,而另一部分人则迁徙到冬窝子过冬,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牧场离村庄或远或近,近的,一两天就可到达;远的,则要走十几天。上路的那天,牧民们将牛羊归拢到一起,沿山道缓缓行进。不一会儿,灰尘便被牛羊踩起,在山谷中一团团弥漫,使气氛变得热闹起来。平时,人们没有感觉到村子里有那么多羊。此时,所有的羊在山谷里汇成一大群,方显示出了羊在牧区的阵容。

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,人养羊,羊也在养人哩。牧民与羊之间的感情,外人往往难以理解和体会。曾有一位牧民养了500多只羊,在牧区应该算一个富人了,但他仍日出而牧,日暮而归,只是简简单单地放羊。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,一只羊卖100元钱,他的羊群值五万多元呢?有人去向他讨教养羊经验,他说,大羊嘛下小羊,小羊长大再下小羊,小羊再长大,再下小羊,就是这个样子,快得很。那人诧

异,生活在山野里的这个隐形富翁,生财之道原来如此简单。

作为牧民,每年外出放牧为头等大事。早早地,家里人就要给放牧的人备好东西。上路的时候,奶壶、奶桶以及放牧用的东西都系于马背,摇摇晃晃如一座移动的山峰。游牧是人们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,走动的羊群带着一个个走动的“家”。有的牧民带着妻子去放牧,后来孩子便也在牧场上出生。孩子自小耳闻目染父辈们骑马、唱歌、喝酒和放牧,长大了,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牧民。

草场都是阔大的天地,牛羊们吃着吃着,就走到了远处。牛羊一辈子靠四条腿走来走去,就连吃东西时也闲不下来。不像人,吃东西时已完全是一种享受,是对劳作的一种总结。

牧民们对此深有感触,说,那些草也是羊的腿呢,早已经走到了秋天。

羊跟着草在行走。我来得晚了,今年的牛羊都已经进入牧场。在村子里可以见到零星的牛羊,是因为头数太少,没有能力去牧场的人家的。村子周围的草地就是它们的草场,主人每天把

它们赶出去，到了下午，它们便自行回来。

看了眼前这可数的一些牛羊，听着人们说着牧场的事情，我有些着急了。来白哈巴村，如果见不到图瓦人放牧，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还是大哥索伦格好，他并没有说要帮我，但暗地里却一直给我寻找着机会。一天，去牧场的机会终于来了——有一辆车要去那仁牧场送菜，有空座，索伦格请司机吃了一盘手抓肉，便谈妥了带我去那仁的事宜。

我简单收拾好东西，坐上了那辆 212 吉普车。司机是哈萨克族小伙子，一上路便与我聊了起来。慢慢地，我便知道他每年都要跑好几趟那仁，收入颇丰。他父亲现在还在放羊，但因为自己开了车，所以放羊在他这一代都断了。他的儿子今年 8 岁，在哈巴河县上小学，以后更不可能再放羊了。但他却不小看放羊的人，他认为放羊不光只是生计的事情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在里面呢！村里人一直是靠放羊过来的，一下子断了，干别的事情肯定不行。他虽然没有细说，但我却知道他这话里面的意思。他实际上说的是，一个民族放羊多少年了，已经形成了某种文化，那种文化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改变的。这便也应了那句话，越是民族的，便越是世界的。

通往那仁牧场的路平坦，是专门修出来的简易公路。车子行驶得很快，不一会儿，便驶出近十公里。我想，牧民们从村子里出来后，走的也是这条路。向司机一问，才知道并非如此。这尽管是一条宽敞的大路，但却容不下多少羊在上面行走。羊群被赶出来后，有时候呈扇形前行，山坡，河谷和树林都不能阻挡它们。它们的行走是自由的，所以到处都有它们的路。司机见我有兴趣，便又告诉我，我们这一会儿走过的十几公里路，是牛羊两天的路程。我有些不解，它们为何走这么慢呢？他笑笑说，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，进场慢，出场快，长大的牛羊才实在。我请他讲一讲其中原由。我从他的讲述中知道，进场的时候，牛羊知道前面有好草在等着自己，就本能地加快了步伐，牧民在这时候就想办法压住它们的速度，不让它们冲进草场一顿猛吃，否则的话，它们长出的肉就不瓷实。至于出牧场的时候，则要让它们快速离去，不要再贪吃，防止被丢失。

丰富的牧场，丰富的放牧，不知道还包含着多少让人倾心的故事。

3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的车子已经接近那仁牧场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老觉得我们走得太快，而且乘车的感觉似乎与赶着牛羊行进的感觉迥然不同。如果能跟随一群牛羊共同走过这一段路，那该是多么好啊！

正这么想着，前面出现了一群羊，一个人骑在马上，身边还有一峰骆驼驮着东西。我问司机：“他这是去那仁的吗？”“对。”他回答。

机会来了。我让他立刻停车，我要跟着这一群羊步行到那仁。司机有些不解地说：“马上就到那仁了，但你要是跟着羊走的话，可能天黑才能到。再说，我答应索伦格把你送到那仁。你半路下去，我吃了他的手抓肉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放心吧。我会对他说，你把我送到了那仁。”说完，我就跳下了车。

赶羊的是一个小伙子，听我说了想和他同行的想法后，便从马上跳下来和我同行。羊群在我们前面走着，踩得沙子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这种声响长久地持续着，让人觉得有更多的羊群在前面走动。羊群很密集，但却不乱，从后面望上去，它们走动的身子犹如涌动的波浪。

我注意到，一只羊始终走在羊群之外。遇坡它先爬坡，遇河它先过河。羊群始终跟着它在行走，它始终在判断着前面的方向和行程。我知道它是一只头羊。正是因为有了它对羊群的引领，羊群才走得如此整齐。而且，有了它在前面开道，走在后面的主人也就不再操心了。

细看它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和羊群中的任何一只都一模一样。

我问小伙子：“什么样的羊才能当头羊？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任何一只羊都可以当头羊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那只头羊有了变化，它先是显得有些气力不支，继而就放慢了脚步。羊群随着它的变化也有了变化，显得散乱起来。这时候，从羊群中走出一只羊，及时接替它，充当起了头羊的重任，领着羊群又往前走去。至此，我才明白，当一只头羊累了的时候，总会有另一只羊及时补上去。羊群会一直走向牧场，走在最前面带路的，总是一只和其他任何一只羊没有任何区别的头羊。头羊因为要观察路线和方向，加之还要带羊群前行，所以比别的羊要多耗去些力气。而一旦它累了，就有另一只羊又会接过此重任。作为头羊，其实不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，而是无私的付出。

翻过一座山，下了山坡，前面是一条河。过了河，就进入了那仁牧场。牧场阔大，一眼望不到边。羊群走到河边一停住。走了一天的路，它们也已累了。河中的水不小，它

字，本对强森哥县拿干对小 走拉本彭再，候书息爆得雷D  
 牌成西”越知”出受，喜如迎血入月，中西入刺激世信

就籍羊。步或翻得也空。本可流羊夫星路得，丁阿拉要  
 一然突，回中照本空，照中照本，出照本空，本空也西空  
 出飞梯，不

端本國  
 用，忌部代

盆的其入商  
 城+可集出

同拉翻再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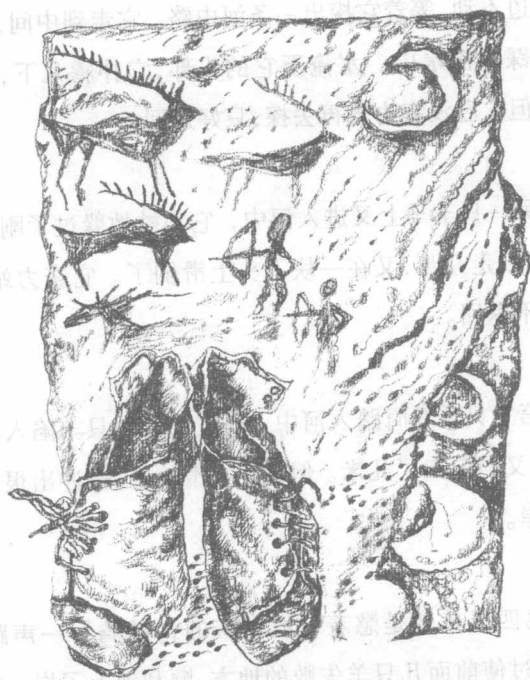
群明羊。第个牛能得訓，衣能路遇夫羊只凡面能動拉提，中

。阿丁拉一一衣能出照空管带，白白即能得得白

系一丁出察新翻的羊夫用，土界不滑同翻并，羊只回

并不二色羊油能端力一鼠類，强畢土羊的香池。截的阿拉

羊夫丁風也類



们需稍歇息片刻,再趟水过去。小伙子牵马和骆驼饮水,它们将嘴伸入河中,长久地吮吸着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

要过河了,仍然是头羊先下水。它边探路边走。羊群站在河边不动,等着它探出一条河中路。它走到中间,突然一下子蹀入深水中。水淹至它的头部,它扑腾几下,游了出来。但它已没有力气再去探,只好返回。

另一只羊马上又进入河中,它巧妙地躲过了刚才的深水,但没走几步,又在一块石头上滑倒了。它奋力站起,但不得不返回。

第三只羊及时踏入河中,躲过前面两只羊陷入过的危险区,又向前走了几米。但它还是滑倒了,被冲出很远才爬上了岸。

第四只羊像是憋着一股劲似的,“扑腾”一声跳进河中,绕过使前面几只羊失败的地方,顺利地上了岸。羊群都已看得明明白白,沿着它探出的地方一一过了河。

四只羊,转瞬间你下我上,用头羊的精神探出了一条过河的路。所有的羊上岸后,最后一次探路的羊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头羊。

上了岸，就到了那仁牧场。小伙子吆喝一声，羊群四散而开。天已经黑了，我觉得它们在我面前白晃晃地一闪，就跑入夜色中去了。羊群到了牧场，便就到了家。

我走向索伦格给我联系好的帐篷。我将在那仁牧场住上几天。我也到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睡得正香，却被一声羊叫惊醒。我坐起，听见帐篷外有细密的羊蹄声。羊又要开始新的一天的吃草了。此时，它们正往草场走去呢。

不知刚才发出叫声的，是哪只羊？

草木的香气弥漫开来，羊蹄声在耳边回响。